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塔吉尼亚 的小马

刘云虹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Handwritten notes:
L'histoire
de la
vieillesse
et de la
mort

French text from the book:
pour coucher la petite fille.
Le couloir, par terre, et
couvertures. Parmi eux se trou-
vèrent où elle se trouve maintenant.
L'histoire déjà l'hôtel est plein.
dans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à c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塔吉尼亚 的小马

刘云虹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吉尼亚的小马/[法]杜拉斯著;刘云虹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65-3

I. 塔… II. ①杜… ②刘…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0442 号

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 © 1953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5 千字 印张:6¼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赵威重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65-3/I·1882 定价:12.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第一章



萨拉很迟才起床，十点已经过了。炎热丝毫未减。每天上午，总要有几秒钟的时间，才能让人想起到这儿来是度假的。雅克还在睡觉，女佣也一样。萨拉走进厨房，喝了一杯凉咖啡，接着走上阳台。小家伙总是最早起床。这会儿，他正光着身子坐在阳台的台阶上，一边盯着院子里爬来爬去的蜥蜴，一边看着河上来来往往的小船。

“我想去摩托艇上玩。”他看着萨拉说。

萨拉答应了他。小家伙说的那只摩托艇的主人刚刚到达三天，谁都不太了解他。不过，萨拉还是答应了带她的孩子去那只船上。萨拉去浴室提了两壶水，替小家伙洗淋浴，一直洗了好长时间。他瘦了点，看起来很疲倦。夜里人人都休息不好，即使孩子也不例外。两壶水用完了，小家伙还不停地要水。萨拉又去提了水来，他在凉凉的水下面笑着，又精神十足了。一洗完澡，萨拉就让他吃午饭。在这里，孩子们从来不着急吃东西。小家伙喜欢喝牛奶，可在这儿，上午八点一过，牛奶就变质了。萨拉沏了一些淡茶，孩子顺从地喝了下去。他什么东西也不要吃，又开始观察起他的船和蜥蜴。萨拉在他身边待了一会儿，然后决定去叫醒女佣。女佣咕哝了几声，却没动。再叫她，结果还是一样。因为天热，萨拉除了一定要让孩子吃东西以外，其他的事都不再坚持了。她去冲了凉，穿上运动短裤和短袖衬衫。他们正在度

假，所以，她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挨着孩子坐在阳台的台阶上等着他们的朋友吕迪的到来。

河在别墅几米开外的地方，宽宽的河面，河水是淡淡的颜色。沿河的路一直延伸到大海，灰色的浮油般的海面在乳白色的薄雾中向远方扩展。在这里，惟一美丽的就是这条河，这地方本身却算不上漂亮。他们到此度假是因为吕迪，他喜欢这儿。这是一个小村庄，临近大海，西方古老的海洋，世界上最封闭、最炎热、最富有传奇的海，岸上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

已经三天了，准确地说，是三天一夜，一个年轻人在山上踩上了地雷，吕迪的别墅就在那座山的脚下。

就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拥有那只摩托艇的男人到达了酒店。

山脚下沿着河有三十座房屋，一条伸向海边七公里长的土路将它们和本地其他的建筑物分开。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个模样。每年，这三十座房屋都住满了来自各国的避暑者，他们都是因为有吕迪在这儿才被吸引而来，同时，他们又都自认为喜欢在这样荒僻的地方度假。三十座房屋和一条沿着房屋仅百米长的碎石路，这就是吕迪说喜欢、雅克称不讨厌的地方，一个奇怪的地方，如此的荒僻，而且压根儿没希望变得更开阔，因为山太陡峭又太靠近河。

吕迪和妻子吉娜一起来到这里已经十二年了。吕迪结识吉娜也正是在这个地方，那是十二年多以前的事了。

“摩托艇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说。

只有那个男人是偶然来到这里，而不是因为吕迪。他是一天早上驾着摩托艇来的。

“过一天我们上船去。”萨拉说。

“什么时候？”

“很快。”

小家伙浑身是汗。夏天整个欧洲都炎热无比。可在这儿，在这样逼近的一座山的脚下，所有人都经受着酷暑的煎熬，在萨拉看来，这山简直令人窒息。她曾对吕迪说：

“我确信，哪怕是河的对岸也比这边凉快。”

“我到这儿已经十二年了，你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吕迪回答道。雅克对两岸的差别并没有什么想法。萨拉却认为，对岸会整夜都有风，这是显而易见的。确实，对岸有一片二十公里的开阔地，一直延伸到群山的脚下，扫雷工的父母正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从那群山中到这里的。

萨拉去找了点水，然后用水给孩子擦了擦额头。小家伙很开心地让她擦弄。事故发生后三天以来，萨拉一直避免拥抱他。她刚给他穿好衣服，吕迪来了。十一点刚过。雅克和女佣都还睡着。吕迪刚一到，小家伙就换了玩法，他在萨拉刚刚给他洗澡的地方涂划起地上的水迹来。

“你好，”吕迪说，“我来是想带你出去参观一下。”

“你好，吕迪，你恐怕得去叫醒雅克。”

吕迪抱起孩子，咬了一下他的耳朵，然后把他放下朝雅克的房间走去。一进屋，他就打开了百叶窗。

“你现在还不起来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去游泳呢？”

“今天很热吗？”雅克说。

“今天没有昨天热。”吕迪很肯定地说。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把别人的话不当一回事儿。”

吕迪从不怕热，就像那株无花果树和那条河似的。他让

雅克自己慢慢清醒，便走出房间去和孩子玩。萨拉站起身，梳了梳头发。吕迪谈起摩托艇的迷人之处，它们就像汽车一样快。他自己也和小家伙一样渴望到那个男人的摩托艇上去。正听他说着，萨拉忽然想起吕迪说的关于她的话。那是八天前的事了。一天晚上，在争执当中，雅克把吕迪说的话复述给了她听。就在那场毫无意义的争执——惟一的价值是让萨拉有机会听到吕迪说的关于她的话——的第二天，山中的事故发生了。今天上午以前，她一直没有空闲来想想吕迪说她的话，因为山里的事故，或许，也因为那个男人和他的船的到来。

“你来和我们一块儿游泳吗？”吕迪问道。

“我不知道。他们一直待在山里吗？”

整整两天三夜，扫雷工的父母一直在搜拣他们孩子尸体的碎片。两天中，他们总固执地认为仍有遗落的，直到昨天，才不再寻找了。不过，他们仍然没有离开，谁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葬礼已经结束，全镇居民都穿上丧服，大家只等着他们离去。

“我还没去过，”吕迪说，“不过，听吉娜说他们一直还在那儿。我想，问题在于他们不肯在死亡声明上签字，尤其是死者的母亲。这三天，有人一直都在恳请她签字，可她根本不愿听人说起这件事。”

“那她没说什么吗？”

“好像没有。为什么你不带上小家伙一块儿来游泳呢？”

“太热了。”萨拉说，“再说那条可恶的路上，直到海滩，连一棵树也没有。我受不了了。它真让我讨厌，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

吕迪垂下眼睛，接着，点了根烟，什么也没说。

“这里惟一的一棵树，”萨拉接着说，“就是广场上的那棵。可那些人却想办法把它所有的枝桠都砍了。在这个地方，很显然，他们不能容忍有树。”

“不，”吕迪说，“是碎石路弄死了那棵树，这我跟你说过，树是在铺路的时候死掉的。”

“碎石路可从来都没有弄死过一棵树。”萨拉说道。

“不，”吕迪严肃地说，“这是真的。我和你的看法一样，这里确实不是适合种树的地方。只能种些无花果、油橄榄和小月桂树，还有地中海边的一些小树，至于你想象中的那些就不行了，这地方太干。不过，这也是人的错误。”

这次轮到萨拉什么话也没说。雅克起床了。他正在厨房里喝他的冷咖啡。

“我喝了咖啡就来。”他对吕迪说道。

“也许，”萨拉接着说，“碎石路的确会把树弄死，那么，根本就不该把碎石一直铺到树根下。”

“他们不知道。这里的人不懂这些。”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孩子一直在听他们说话，他对树也感兴趣。

“我看见那个人在船上了，”吕迪说，“那会儿，他正在打扫他的船，就在酒店前面。”

萨拉笑了起来。

“我是真的想去船上散散步。”吕迪笑着说。不过，可不只他一个人在笑，你们也都笑了吧。他又补充了一句：“实际上，我们已经认识那个人了。昨天晚上，他也来玩滚球游戏，不一会儿就和我们玩在一起了。”

“那你有没有跟他谈起他的船?”

“还没有,”吕迪说,“我们只互相认识了一下。”

“我,”孩子说,“我要跟爸爸和吕迪一块儿去游泳。”

“不行,”萨拉说,“我想今天上午你最好别去。”

“为什么?”吕迪问。

“天太热。”

“我要去。”孩子说。

“阳光对孩子们是有益处的,他们可不怕晒太阳。”吕迪说。

“我是有点夸张,你想去就去吧。”萨拉对孩子说,“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萨拉对吕迪怀有深厚的友谊,任何情况下她总是对他十分信任。孩子不相信地望着她。

“要是你想去就去吧。”萨拉又说了一遍。你们也都希望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女佣走出房间,使劲揉了揉眼睛,然后很亲切地向吕迪问好。男人们也像猫和牛奶一样总让她激动。

“早上好,吕迪先生。”

“早上好。这屋里您起得最晚。”

“夜里热得没法合眼,只有早上才能睡上一会儿。”

她走进厨房,轮到她喝冷咖啡了。雅克正在走廊尽头的小浴室里冲凉。吕迪坐在阳台的台阶上,凝视着河水。萨拉坐在他旁边,一边抽烟,一边也像他一样看着河。小家伙正在花园的草丛里搜寻,想抓住一只蜥蜴。

“他玩滚球游戏玩得好吗?”萨拉问道。

“不太好。不过,我觉得他很友好,只是有一点,嗯,

冷淡，对，还有点沉默，但并不让人讨厌。”

女佣站在厨房的窗边问道：

“中午我们吃些什么？”

“我不知道。”萨拉说。

“如果您不知道，我就更知道了。”

“我们去酒店吧，”雅克在浴室里叫道，“我可不在这儿吃饭。”

“这么说，根本用不着带我一块儿来度假了。”女佣指了指孩子，又问：

“那么他呢？”

“他在这儿吃。”雅克叫道。

“不，”孩子说，“我要和大人一起去酒店。”

“也许我们可以带上他。”吕迪说。

吕迪很喜欢这孩子。

“不，”雅克说道，“我想安安静静地吃顿饭。”

“您去给他买些牛肝和西红柿。”萨拉说。

“牛肝在这地方怎么说？”女佣问。

“Fegatodivitello。”吕迪笑着说。

吕迪很喜欢笑，雅克也一样。

“下次我得学会了这里的方言再来。”女佣说，“您得给我把这词写下来。”

“Fegatodivitello。”吕迪重复了一遍，“我就给您写下来。”

女佣走到阳台，把一张纸和一枝笔递给了吕迪。

“你们到哪儿买肉？”吕迪问道。

“我不知道。”萨拉说。

“去猪肉商那儿。”女佣说，“她比那个给扫雷工父母肥

皂箱的疯子好得多。”

雅克从浴室出来，光着上半身，头上湿湿的。

“他们还在那儿吗？”他问。

“还在。”吕迪说，“我想，是那个女人不愿在死亡声明上签字，她丈夫倒是会签的，就是她坚持不肯。”

“真可怕，他们最终还是会让她在上面签字的。”雅克说。

他看了看吕迪，接着是萨拉，然后又看着吕迪。

“走吧，你来游泳吧。”他对萨拉说。

“我去的话，也要迟一些再去。”

“那么，我们走吧。”吕迪说着站起身来。

“还是来吧。”雅克又说。

不管他们互相觉得多么难以忍受，这些朋友总是要求每个人都在那儿，甚至晚上和夜里，和大家一块儿玩滚球游戏。正是这样，吕迪才忍不住说了那些关于她的话，连雅克也不能不承认。萨拉让女佣去找孩子的帽子。女佣找了好一会儿。

“你不去的话，”雅克问道，“那你干什么呢？”

“我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干。”

过了一会儿，萨拉问：

“帽子呢？”

“根本找不到，”女佣说，“这个小家伙，您以为找他的东西容易吗？”

她走出去，对孩子叫道：

“你的帽子，你把它扔在哪儿啦？”

“我不知道。”孩子说。

“他只有四岁，” 雅克说，“应该是您来搞清楚他的东西在哪儿，而不是他。”

“这真让我头疼。” 女佣说。

“她总是这么说，你们可要受不了了，” 吕迪说，“真够累人的。”

“这要怪萨拉，只要女佣不吵她，她什么都不计较。”

萨拉站了起来，走到屋里去找帽子。她很快就找到了，出来便给孩子戴上。

“那再见了。” 吕迪说。

雅克没有跟她说再见，他们走了。他们刚一离开，她似乎觉得一下子又热了许多。有一会儿功夫，她待在那儿，坐在阳台的台阶上，什么事也不想做。她一想着孩子正沿着土路走在可怕的、无遮无蔽的烈日下，心里就觉得害怕。孩子们都不喜欢戴帽子，他们不知道阳光的害处。而雅克和吕迪已经习惯了，也不觉得有必要戴上一顶。萨拉尽力不去想这些，却又做不到。最后，萨拉决定去拿桌上那本她似乎一直在看的书，每天上午她都把它从别墅带出去。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她就开始读它，已经两个星期了。她又开始看起来。

她刚看了十分钟，女佣出现了，准备去买东西。这几天，女佣有个情人，是这地方海关的一个职员。除了热，她对这里的一切都从不抱怨。

“您能给我些钱去买东西吗？”

萨拉去房间里取钱。

“您今晚干什么？” 女佣问。

萨拉说她还不清楚，而且，这会儿就知道晚上要做的事